

外国美学

International Aesthetics

19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外国美学

International Aesthetics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理论研究室
中华美学学会外国美学学术委员会 编



GD 01371077

19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美学.第19辑/汝信主编.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343-9161-3

I. 外… II. 汝… III. 美学-外国-丛刊 IV. B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7448号

主 编 汝 信

国内编委 曹卫东 陈 炎 陈中梅 邓晓芒 高建平 金惠敏
李心峰 刘方喜 刘悦笛 陆建德 陆 杨 彭 锋
钱 竞 钱中文 汝 信 史忠义 滕守尧 王柯平
王一川 徐碧辉 徐恒醇 易 英 尤西林 张 法
章启群 周启超 周 宪

国外编委 佐佐木健一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
阿列西·艾尔雅维奇 斯洛文尼亚科学与人文研究院研究员,
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
阿诺德·贝林特 美国长岛大学教授,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
海因兹·佩茨沃德 荷兰教授,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
柯提斯·卡特 美国教授,国际美学协会第一副主席
安东尼·卡斯卡蒂 美国加州柏克利大学教授
理查德·舒斯特曼 美国佛罗里达亚特兰大大学教授

执行主编 高建平

主编助理 丁国旗

复刊辞

经过一年时间的酝酿和紧张准备,在全国各地美学研究者的帮助和支持下,新版《外国美学》终于问世了。

《外国美学》集刊自创刊至今已经有 20 多年的历史。1983 年,朱光潜先生在为《外国美学》集刊创刊所写的贺词中说:“今天已不再是闭关自守的时代,坐井观天者就难免诬天渺小……在汝信同志的领导之下办好这个《外国美学》专刊,我相信它既有助于提高美学著作的质量,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出一批杰出的美学方面的科学家。”20 多年来,《外国美学》的编辑人员们没有辜负朱光潜先生的期望,在培育人才,积聚研究力量,介绍和研究外国美学,推动中国美学的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发表了一批好文章,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研究外国美学、借鉴外国美学、与国际美学界对话,在此基础上发展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是中国美学家们的共同心愿,也是我们这个集刊的宗旨。早在 20 世纪初期,外国美学就被梁启超、王国维和蔡元培等一些先贤们引入中国。在他们的努力下,现代中国美学开始了经历曲折,却一步步走向辉煌的历程。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美学史,始终与外国美学的引进和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中国美学界与国际美学界的对话和交流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些重要的国际美学会议在中国召开,中国学者参与国际美学活动的意愿和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美学家与国外的一些知名美学家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外国美学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也大多同步地被介绍了进来,这些都对国内的美学研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美学在今天已重新受到哲学、文学和艺术界的研究人员、教师和青年学生,

以及社会其他各界人士的广泛重视。这些都是《外国美学》这个集刊能够复刊,并产生新的活力的有利条件。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经出现了“美学热”,《外国美学》正是在这一热潮时期创刊的。这一时期的美学盛况留给老一代美学家美好的回忆,也使年轻一代的美学家无限神往。但是,我们不能像“白头宫女说玄宗”一样,只是生活在对过往盛况的谈论之中,而要在我们的手中,用我们新的做美学的方式,掀起美学研究的新高潮,为发展中的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服务。

我们将继承本集刊已经形成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学风严谨、信息量大、覆盖面广的传统,努力做到古典美学和当代美学并重,研究论文与外国重要论文的翻译并重,专论与当代西方美学研究和美学活动情况的介绍并重;邀请当代世界一些重要的美学家、国际美学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一些国家美学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国内对外国美学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担任编委,开门办刊;继续在汝信先生的领导下,形成一个老中青结合,以中年研究者为主干的编辑队伍,发表一批高质量的文章;无愧于过去的光荣传统,在新世纪为这个集刊赢得更大的光荣。

在过去的20多年里,商务印书馆给予我们这个集刊很大的支持,值此集刊新版发刊之际,我们在此向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和编校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江苏教育出版社愿接过火炬,提供无私援助,和我们一道,在新世纪把这支火炬传递下去,将集刊推向一个新阶段,迎来中国美学新的大发展时期,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愿和全国美学界的同行一道,办好集刊,以此表达对商务印书馆和江苏教育出版社的感激之情;我们也愿将此看成是美学界同仁们的共同事业,看成是推动中外美学交往的重要平台,看成是带动中国美学向前发展的引力车。

美学在中国曾走过很多很多的弯路,今后也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期,中国美学的前景一定是光明的。我们愿意积极进取,谋求发展,不断地吸收、借鉴、思考,循着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这条路走下去,努力,努力,再努力。

《外国美学》编辑委员会

2007年10月1日

目 录

理论思考

- 1 “美学”的起源
高建平

- 24 虚构的悖论及其解决
彭 锋

经典新探

- 35 表象与实质——荷马史诗里人物
认知观的哲学暨美学解读(上)

陈中梅

- 69 史诗和悲剧作为艺术宗教的形
态——《精神现象学》中神性本质
的表象运动

[德]贺伯特·博德

(Heribert Boeder) 文

戴 晖 译

- 77 酒神式的忠诚还是基督式的拯
救——尼采眼中的瓦格纳

何兰芳

- 98 杜威的实用主义“经验”论

李媛媛

- 128 “让哲学关注人的生存”——论马
尔库塞与海德格尔的学术缘分

丁国旗

- 146 史论合一型美学体系:迪基《美学
导论》

张 法

- 166 布拉格学派的美学

[美]巴利 P. 舍尔 文

周启超 译

专题讨论	179	审美现代性:主持人语 周 宪
	181	艺术的终结与颓废的现代性 周计武
	196	现代性张力与矛盾的主体——论 西方美学主体性概念的发明 杜 安
	210	追求绝对——关于先锋派形式追 求的理论探讨 周 韵
	224	惯例与艺术观念的生产 殷曼婷
	236	现代性的空间与美学阐释——以 列菲弗尔空间理论为中心 朱 羽
著述评议	253	审美、艺术与人共生——读《审美 的人》札记 赵彦芳
	263	艺术终结论的新拓展——评丹托 的《艺术终结之后》与《美的滥用》 刘悦笛
	268	美学的限度和超越的美学——评 诺埃尔·卡罗尔的《超越美学》 刘笑非
	277	分中求合:评舒斯特曼的《生活即 审美——审美经验和生活艺术》 孙 焘
特稿	288	美学:从 1966 到 2006 [美]柯提斯·卡特 文 高建平 译
约稿启事	325	《外国美学》征稿启事

“美学”的起源

高建平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了“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形成过程,说明这个学科不是自古就有,而是在18世纪才建立起来。“美学”这个名词的提出,是“美学”这个学科建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事件,但是,“美学”的建立不等于这个名词提出。作者提出,这个学科的建立经历了一个从夏夫兹伯里、维柯直到康德、席勒的漫长过程。“美学”这个词在当时有着其特定的内涵,我们将这个词扩展到古希腊的美学,一些非西方的美学,以至于当代西方的美学,都是这个词的意义的扩容。作者认为,今天我们对“美学”概念扩容前的内涵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对于我们分析非西方的美学,对于我们了解美学的未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美学 美的艺术 夏夫兹伯里 康德

1

笔者有一个计划,要研究“美学”后的美学。但是,在研究“美学”后的美学之前,还是要从“美学”前的美学讲起。“美学”这个词是从一个人开始的,这个人的名字叫亚历山大·戈特利布·鲍姆加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1735年,当时只有21岁的鲍姆加登在他的博士论文《对诗的哲学沉思》一书中造出“美学”(Aesthetica)一词,指出事物可分为“可理解的”和“可感知的”,前者是本体论研究的对象,后者是“美学”(“感性学”)研究的对象。一段话语

可以在声音、韵律、隐喻、象征等等方面获得完善或不完善的表现,研究这种感性表现的完善(perfectio)的科学,就是“美学”。鲍姆加登对他的这一发明很重视,1750年,以这个词为书名,发表了他的巨著《美学》第1卷。在这本书中,美学的定义有了扩大,前一本书主要涉及诗的艺术,而这一本书则将讨论的范围扩大到关于“诸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官能的逻辑、美好地思考的艺术、理性类比的艺术”。过了几年,在1758年,他又出版了《美学》第2卷。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写出一部多卷本的著作,对各门艺术进行描述和讨论,但无奈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写作这第二部就己很勉强。鲍姆加登在1762年逝世,没有能完成这一宏愿。

中国美学界一般都将鲍姆加登说成是“美学之父”。朱光潜先生在他的《西方美学史》中写道,自从鲍姆加登正式用“埃斯特惕卡”来称呼他的研究感性认识的一部专著,“美学作为一门新的独立的科学就呱呱下地了”^①。蒋孔阳先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指出鲍姆加登“不仅第一次确立了‘美学’这门学科的名称,而且也第一次确定了美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他的结论是,说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鲍姆加登开始,“一点也不过份”^②。汝信先生的意见,在语气上有所保留。他写道,鲍姆加登的理论功绩,“不仅仅是为美学取了一个名称,而且确实对这门科学的正式诞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③。近年来一些新出的美学史著作的作者,也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类似的描述。例如,章启群先生的《新编西方美学史》,在谈到鲍姆加登时写道,《美学》第1卷的发表,“这一事件被美学史认为是美学学科诞生的标志”,“此前西方一直有关于美的论述,而没有‘美学’这一学科。”^④凌继尧先生像汝信先生一样,认为鲍姆加登是“美学的教父”。^⑤

当然,这个问题并不只是中国学者在讨论,在西方,这种讨论也很多。研究美学史的一些西方学者似乎更倾向于将鲍姆加登看成只为

①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97页。

② 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7页。

③ 汝信《西方美学史论从续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8页。

④ 章启群《新编西方美学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10页。

⑤ 汝信先生的话见《西方美学史论从续编》第87页,凌继尧的话见凌继尧《西方美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

“美学”确定了名称,或者说,是施洗者、命名者。^① 几本影响较大的美学史著作也都持这种观点。鲍桑葵写道,鲍姆加登“在‘埃斯特惕克’(Aesthetica)的名目下这样创始的一门新学问,非常富于特色地关心美的理论,以致传到后人手中,‘埃斯特惕克’一词就成为美的哲学的公认的名称。”^②比厄斯利写道,鲍姆加登“造出了‘美学’这个词,为一门专门学科的研究命名。”^③这两位学者当然并不否认,鲍姆加登的确在美学上有着自己的创见。但是,他们更强调鲍姆加登在为“美学”命名方面的贡献。例如,鲍桑葵就写道:“一直到18世纪后半叶,人们才采用了现今公认的‘美学’(aesthetics)一词,用来称呼美的哲学,把它当做理论研究中一个独立的领域。但是,美学事实的存在却要比‘美学’一词早得多,因为,即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能从更早的哲学家算起,那么至少可以说早在苏格拉底时代,希腊思想家们就已经开始对美和美的艺术进行思考了。”^④比厄斯利持同样的观点。在他看来,美学是从人类开始对美和艺术进行反思之时,而不是从人具有审美和艺术的感受和创造能力之时开始的。古代埃及人还没有对美进行反思,但希腊人则开始这么做了。在他看来,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前,希腊人开始有了关于“摹仿”和关于诗的寓言化理解的思想,特别是在毕达哥拉斯身上体现出来的关于音乐与数,及其与世界秩序间关系的思考,影响了柏拉图美学的诞生。^⑤当然,更为显而易见的,是一部“西方美学史”的写法中所体现的思想,这比作者对美学的定义更能体现他的“美学”观。既然鲍桑葵和门罗·比厄斯利的美学史都是从古希腊写起,他们当然认为,那时就已经有了美学了。于是,这几位西方学者

① 例如,当代重要的康德学家保罗·盖耶在《现代美的历史》一文中就持这一观点,见杰罗尔德·莱文森(Jerrold Levinson)《牛津美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Aesthetics*)(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保罗·盖耶在一篇题为《18世纪德国美学》的长篇文章中,甚至说鲍姆加登只是为这个领域举行成年人的浸洗礼,在此之前虽没有名称,但在柏拉图《理想国》中对众多艺术形式在教育方面所起作用的抨击,以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残篇中对艺术所作的辩护的时候起,美学就作为哲学的一部分而存在了。见保罗·盖耶《18世纪德国美学》,《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词条。亦可参见保罗·盖耶为《牛津美学百科全书》中所写的《鲍姆加登》词条。

② [英]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9页。

③ [美]门罗·比厄斯利《西方美学简史》,高建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④ [英]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页。

⑤ [美]比厄斯利《西方美学简史》,高建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实际上是说,“美学”在它诞生两千多年以后,才获得了自己的名字。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朱光潜在他晚年的著作《美学拾穗集》里,作出了这样一种用语上的区分:“美学”与“美学思想”。他认为,1750年鲍姆加登的《美学》这本书出版,“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科学,而“美学思想”却与“人类历史一样的古老”。^①朱光潜所作的这一区分,实际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们常常倾向于将许多现代学科,即我们的前一两代或前几代人那里才形成的学科或知识,看成是自古就有的。如果我们不是仅仅着眼于这一学科的知识状况,而是同时考察该学科以外的一般知识状况,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学科作为学科的存在,与作为一般知识存在,是完全不同的。只有在这些学科出现后,人们才有了该学科的意识,试图为该学科寻找和建立历史。这时,学科的历史常常具有回溯性质。从“美学思想”到“美学”固然是一个发展,但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说,“美学思想”积累多了,就成了“美学”。我们也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看到一个反向的发展:只有“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形成后,人们才开始对这门学科的历史进行研究,从而找到在此之前的一些论述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这个学科的建立。

朱光潜的这段话同时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问题。对此,我们将在下面进一步考察。这里所要解决的是,与“人类历史一样的古老”的说法是否可靠。“人类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涉及到另一个学科中的一些难题。对此,我们无法在此涉及。可以肯定的是,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与鲍桑葵和比厄斯利一样,是从毕达哥拉斯等人写起的。这时,人类的历史早就开始了。他没有对为什么从希腊而不是从埃及人或两河流域人写起作出说明。其实,许多西方艺术史著作都是从埃及人,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到巴比伦,甚至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位于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洞穴壁画写起的。朱光潜的美学史从毕达哥拉斯或同时代的其他希腊人写起,理由也许接近鲍桑葵和比厄斯利的说法:那时的人们开始对美和艺术进行哲学的反思。也许,我们可以对朱光潜的表述做出一个修正,并不是“人类”出现之时,而只是到了希腊哲学兴起之时,才有了朱光潜先生所说的“美学思想”。

其他一些中国美学家,也采用这样的表述。例如,蒋孔阳一方面坚持认为鲍姆加登创立了“美学”是“一点也不过分”,另一方面,在谈

^① 朱光潜《美学拾穗集》,百花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到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等人时谨慎地使用“美学思想”这个词。^① 在讲中国古代时,他为一本书定名为“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②

类似的区分,在许多中国美学家的论述中,都或多或少出现过。有人严格些,有人则不那么严格。如果我们能够综合鲍桑葵、比厄斯利和朱光潜的说法,一个大致的轮廓就能够显示出来: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是美学发展的一个阶梯。这时,有了对美和艺术现象的反思。用朱光潜的说法,是有了“美学思想”。在此以后的漫长时期,从古代希腊罗马,经由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都只有“美学思想”,尽管这时“美学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只是到了18世纪中叶,即鲍姆加登的时代,才有了“美学”这个名称。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建立严格意义上的“美学”。从时间顺序上讲,当然是先有“美学思想”,后有“美学”。但是,从逻辑顺序上看,则正好相反,正是由于我们有了“美学”,才将在此以前的一些思想因素称为“美学思想”。

但是,为什么是鲍姆加登?如果只是根据他为“美学”命名,就说他是这门学科的创始人,显然还是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的。说一个人是学科的创始人,起码是指他创始了某种思想或学科规范,而不只是提出一个名称。

2

让我们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来:鲍姆加登究竟是“美学”的亲父还是教父?说鲍姆加登是“美学”的教父,给美学洗礼,并给予一个正式的名称,那很容易,因为那确实是历史事实。但是,如果说,只是由于鲍姆加登,“美学”才“呱呱落地”,就涉及到进一步的问题:那个被认为诞生了的生命,究竟是什么?或者说,鲍姆加登以后,“美学”有了什么实质上的不同?

认定一个学科已经存在了两千年,一直没有名称来称呼它,只是

① 请参见蒋孔阳《评介〈西方美学史论丛〉》一文,文中对“美学”与“美学思想”的用语作了区分,例如,他提“康德美学”、“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而说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美学思想”。见蒋孔阳《美和美的创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到了鲍姆加登,才给了它一个名称。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有点荒谬。在乡间,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活了几十年而没有学名,后来才有人给他起了一个学名。但是,人们会说,其实,在这个人有了学名之前,人们早就用一些农村里的土名字,诸如阿猫、阿狗、三妞、二愣子来称呼他或她了,只是后来,遇见一位教书先生或乡下秀才,才给他或她起一个学名。在这个人获得学名之前,他不仅在肉体上,在他生活的那个乡村群体中,都是存在的。当然,一个人的名字是这个人加入社会的方式。如果一个有着很土气的名字的人或考上了学堂,或在城里谋得了某种身份或位置,他很可能就会起一个适合这个身份或位置的新名字。通过这个新的名字,他宣示着他在社会中的新的存在方式。这种情况,在艺术家给自己起艺名,或者作家给自己起笔名的行为中,表现得更明显一些。这时,名字与这些人为自己所寻求的社会定位有着种种关系。

如果说,人的名字就已经与人们在社会中的存在有关,那么,学科名称的确定,则与这个学科在社会之中,在学科体系之中的存在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首先,名称本身就是有意识的学科建构努力的一部分。一个学科早已建立起来而只欠一个名称,后来,这个“千呼万唤”的名称,终于被一个“太有才”的人提出来了,这种情况是很难令人理解的。相反,提出要建立一个学科,甚至可以这样说,有了学科的名称,并不等于这个学科已经存在或已经完善,而只是说,建构这个学科的努力开始了。学科是通过命名而出现的。一个学科没有名称,这个学科就不存在。费尔南德·索绪尔说,没有清晰的语言,就没有清晰的思想。这一思想在这里恰好适用。当然,这不等于是说,教父就成了亲父。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这个比喻尤其如此。如果要挽救这个比喻的话,我们也只能说,在这里,其实教父就是亲父。一个学科的名称的提出,不等于这个学科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在这个名称已经有了的时候,这个学科的诞生也就不远了。

朱光潜先生曾提到过克罗齐的一个相关的说法。克罗齐认为,在鲍姆加登那里,“美学”实际上并没有诞生,他尽管坚持诗的感性特点,却保留着与理性主义的许多纠缠。^①那么,谁是“美学科学”的发现者

^①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0—301页。

呢? 克罗齐似乎是在说意大利人维柯。他认为, 维柯“可谓是发明了美学科学的真正革命者”。^① 另有人说, 美学是由夏夫兹伯里创立的。例如,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认为, “由于夏夫兹伯里是现代欧洲第一位在其著作中把对各部门艺术的论述放在首要位置的主要哲学家, 将他看成现代美学的建立者, 是有几分理由的。”^② 除了这三个人以外, 我们也许还可以找到第四个: 提出“美的艺术”概念的法国人夏尔·巴图。夏尔·巴图建立这个概念, 使现代美学体系的形成有了依托。

对于我们来说, 也许更重要的不是将“美学”的起源归结于哪一个人, 而是弄清楚: 究竟是“什么”起源了? “美学”的从无到有, 应该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那么, 它的起点是什么, 终点又是什么? 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某一特定时期的美学已经是“美学”, 而不再是“美学思想”了?

“美学”起源的标志, 首先是感性独立性。鲍姆加登作出巨大努力的, 就是这一点。在《卡里亚斯——给克尔纳的信》第一封信中, 席勒“区分了四种解释美的方式, 即依照美存在于事物之中还是存在于我们对它的知觉之中而分为客观的与主观的, 依照它是一种经验的还是一种理智的性质, 即由感官还是由理性决定而区分为感性的或理性的。他认为, 博克的理论是主观而感性的, 沃尔夫学派(包括我们常常提起, 又常常误解的鲍姆加登)是客观与理性的, 康德是主观而理性的, 而他自己则是客观而感性的。”^③ 席勒的这个区分, 非常具有启发性, 对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几组美学家的倾向, 具有重要意义。

① [意] 贝尼季托·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 王天清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64 页: “一个把可能性的概念放到一边, 以一种全新的方法理解幻想, 洞察诗和艺术的真正本性, 并可谓是发明了美学科学的真正革命者, 是意大利人乔巴蒂斯塔·维柯”(本文作者根据 The Moonday Press 1956 年英文本对译文作了校改)。

② [美] 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美学的起源: 历史和概念的概述》, 见《美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Aesthe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第 3 卷, 第 424 页。同一作者在另一篇文章《现代艺术体系: 美学史研究》中, 写了同样的话, 并指出, 这句话来自恩斯特·卡西勒, 见《现代艺术体系: 美学史研究》(Paul Oskar Kristeller, *The Modern System of the Arts: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s*), 见《思想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第 13 卷, 第 1 期, 1952 年 1 月号, 第 26 页。注释 214 和 216。

③ [德] 席勒《卡里亚斯——给克尔纳的信》第一封信, 见 *Schiller's complete works*. I. Kohler, 1861。读者亦可参见高建平《席勒的审美乌托邦及其现代批判》一文, 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 12 期。

鲍姆加登是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信徒。我们知道,他给美所下的定义,是“感性认识的完善”。他的这个定义,应该放到他自身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其意义。

莱布尼茨和沃尔夫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展开对美和艺术的论述的。莱布尼茨所提出的两个概念,对德国理性主义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个概念是,审美与艺术是清楚而不明晰的知识。他在《关于知识、真理和观念的默想录》中指出:“如果我们能认识一事物,我对它就有清楚的知识;但是清楚的知识又分含混的(感性的)和不明晰的(理性的)两种。如果我还不能把某对象所由区别于其他对象的特征一一指出,我的知识就还是混乱的。……例如我们看到画家和其他艺术家对于什么好和什么不好,尽管很清楚地意识到,却往往不能替他们的这种审美趣味找出理由,如果有人问到他们,他们就会回答说,他们不欢喜的那种作品缺乏一点‘我说不出来的什么’。”^①莱布尼茨的这一思想,即将审美看成是清楚而含混的知识,后来被沃尔夫和鲍姆加登所继承和发展。

第二个概念就是“完善”。莱布尼茨提出,上帝在各种可能的世界中选出我们这个实际存在着的世界,因此它是最完善的,于是,世界是美的。他进一步认为,不仅世界从总体上讲是完善的,而且一物有一物自身所独有的完善。一物之美,在于此物自身达到了完善。正是由于这种完善,才产生审美的快感。他说,“愉悦是对一种完善或杰出的感受,无论是(这种完善)在我们自身还是在其他某人或某物都是如此。这是因为其他存在物的完善也是使人愉快的,如理解、勇气,特别是另一个人的美,或者动物,甚至无生命的物体,如一幅画或一件工艺品等等的美。”^②

“美是完善”,这是统治了德国理性主义美学的一个大概念。美是客观的,它在于对象自身的“完善”,审美是对于在客观上存在的这种“完善”的感知。那么,什么是完善?这是莱布尼茨以后美学研究所关

①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Meditations on Knowledge, Truth, and Ideas”, in Leibniz, *Philosophical Papers and Letter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eroy E. Loemker, second edition (Dordrecht: D. Reidel, 1969), p. 291. 中文译稿见朱光潜译稿,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5页,术语译法为了便利读者作了个别调整。

② Leibniz, “On Wisdom”, in Leibniz, *Philosophical Papers and Letters*, p. 425.

注的焦点。沃尔夫提出,完善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形式上的,它体现在对象的多样性和谐统一之上;另一个方面是实质性的,他所举的例子是,一只钟的完善在于准确报时。^① 这里的实质性,相当于我们常说的功能性。美是对这种完善的感知,或者用他的话说,是“直觉的”认识。在提到美的时候,他写道:“美在一事物的完善,只要它能适合于在我们中产生愉悦。”^② 这是说,美仍然是相对于人存在的。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主体感知到它时,完善才变成了美。但不管怎么说,在沃尔夫那里,美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就是对象的某种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完善”的性质。美只是对“完善”的“感性认识”而已。

我们知道,鲍姆加登给美学下的定义是“感性认识的完善”。这与沃尔夫究竟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应该说,鲍姆加登是在沃尔夫的哲学框架中思维的,他还属于一位理性主义哲学家。但是,鲍姆加登与沃尔夫有着一个细微,但却十分重要的区别。鲍姆加登认为,诗的目的不仅在于传达真理,而且是用“可感的表象”,即从感官获得的意象来传达,因此,诗的“完善”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它的媒介,即所用的语词;一是所引发的意象,并且,还体现在这两个层面的关系上。这就暗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媒介有自身的“完善”。^③ 一首好诗,不仅要表现好的思想,有好的意象,而且要在选词造句的精炼和韵律声调方面有很高的要求。这两者都要“完善”,才能达到第三个“完善”,即从整体上成为一首好诗。

鲍姆加登还按照莱布尼茨-沃尔夫的模式提出,可感的再现要清楚而不是模糊,尽管它不是明晰的。例如,他提出那种“为朦胧而朦胧”的诗不是好诗。在这一点上,鲍姆加登也有自己的发展。他提出,

① 这两层意思分别引自 Wolff, Christian, *Philosophia Prima sive Ontologia*, new edition (Frankfurt and Leipzig: Reimer, 1736), reprint edited by Jean École (Hildesheim: Georg Olms, 1962), § 503, p. 390, 和 Wolff, Cristian, *Metafisica Tedesca, con le Annotazione alla Metafisica Tedesca*, edited by Raffaele Ciafardone (Milan: Bompiani, 2003), § 152, p. 152.

② Wolff, Christian, *Psychologia Empirica*, edited by Jean École (Hildesheim: Georg Olms, 1968), § 544, p. 420.

③ 鲍姆加登的这一观点可参见 Baumgarten, Alexander Gottlieb, *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de nonnullis ad poema pertinentibus/Philosophische Betrachtungen über einige Bedingungen des Gedichtes*, edited by Heinz Paetzold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83), § § 1—IX.

有两种清晰,一是“程度上的清晰”,一是“范围上的清晰”。前者是科学的或“逻辑的”话语所致力的,使观念达到条分缕析,后者则是诗所要做到的,用同样的语句传达更多的信息而不使意象被分隔开来。要做到后者,就要描绘个性化的、创造独特的表象,而不是用一般性的或者抽象的概念。^①

对于鲍姆加登的这些创见,以及他在美学史的地位,克罗齐这样引述一些人对鲍姆加登的评价:“把莱布尼茨的那个程度和量的区分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区分,用把那个完善(perfectio)归于感性认识的办法,使得一些混乱的东西变成了不再是否定而是肯定的东西;他用这种方式粉碎了莱布尼茨单子的一致性(不可分割性)并给连续性法则撕开了一个裂口,从而建立起美学来。”^②当代著名学者保罗·盖耶则写道:“但是,鲍姆加登更像一位摩西,从沃尔夫主义的岸边窥见了新的理论,而不是一位征服了新的美学领地的约书亚。”^③这个比喻有着深远的意义。我们等一会儿再说谁是约书亚的问题。至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喻说明,美学在鲍姆加登前后,酝酿着一场大的变革。

在鲍姆加登之后,还有几位学者发展了他的思想。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鲍姆加登的学生梅耶。他在坚持艺术的认识意义之外,还强调了它的情感意义。在他之后,摩西·门德尔松提出“完善地再现”与“再现完善”之间的区分,并提出四种“完善”说:第一种是对象的完善,对这种完善的感知就是美,这是莱布尼茨-沃尔夫的观点;第二种是“感性认识的完善”,即获得对于对象的经验时人的感知能力的完善,这是鲍姆加登的观点;第三种是我们的精神状况影响我们的身体时所产生的身体状况的完善;第四种是工艺的完善。这时的美学,仍属于在莱布尼茨-沃尔夫框架中寻找新的可能性之类,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起鲍姆加登来说,更往前推进了一步。

① 鲍姆加登的这一观点可参见 Baumgarten, Alexander Gottlieb, *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de nonnullis ad poema pertinentibus/Philosophische Betrachtungen über einige Bedingungen des Gedichtes*, edited by Heinz Paetzold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83), §§ XIII—XIX。亦请参见比厄斯利《西方美学简史》第134—135页。

② [意]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王天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③ Paul Guyer, “18th Century German Aesthetics,”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